

# 澳華新文苑

第1226期(A)



## 從米蘭到悉尼的時尚之歌

### ——讀朱劍冰小說《時尚之歌》有感

一切要從我的業餘愛好說起，我的業餘愛好很多，寫作是一個，時尚是另一個。或者說，一切富於創造性的東西，我都喜歡，都是我的愛好。我小時候一度希望當一個時裝設計師，大學時自己動手設計製作，為自己為宿舍裡的同學們做了一些“時裝”，穿著在校園內外“招搖”。來澳洲後，因緣際會我也曾參加過悉尼時裝周，為中國的時尚刊物寫過一點東西，當然地處南半球的澳洲時尚不太成氣候，後來悉尼時裝周被賣掉了，澳洲的時裝發佈會也就不了了之。有抱負的設計師，都奔歐洲或者紐約的時裝周搞發佈會去了。

時間快進很多年，去年我在海南參加第三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的時候，第一次遇到來自米蘭的作家朱劍冰。首先吸引我的是朱劍冰的裝扮，一件三宅一生的標誌性黑色褶皺上衣，一條寬大的橙色亞麻長褲，一頭修剪整齊的灰白短髮，一對醒目的橙色耳環，讓她在眾作家中，帶著自己獨特的時尚氣息，很有點兒“時尚女魔頭”的氣場。

因為“時尚”這個共同話題和愛好，我和朱劍冰可謂一見如故，她在海南筆會上關於時尚策劃的主題演講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年我們在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的墨爾本、悉尼會場又見面了。會後回到米蘭，她給我發來了她的新作——長篇小說《時尚之歌》。說實話近些年來因為工作忙碌，我很少看書看小說了，尤其是在手機上長時間地看電子書，並不是一件特別“享受”的事，對視力和耐力都是極大的挑戰和考驗。



千波與朱劍冰合照於悉尼。

但是《時尚之歌》讓我幾乎是一口氣像“追劇”一樣追著看完了，首先我想說，這是一本被書名“耽誤”了的小說，它的人物眾多，情節曲折，場景豐富，視野開闊，文筆輕鬆又帶點小幽默，實在是一部可以直接拍成電視劇的精彩作品。當然如果真的拍成電視劇，

我建議還是改個“抓眼球”的名字，比如“穿普拉達的女魔頭”多吸引人對吧？哪怕借鑒一下歐美熱播劇“艾米麗在巴黎”，改叫“朱古力在米蘭”也更加貼切引人一些啊！

你猜對了，“朱古力”就是這部長篇小說的女主人公，按照目前流行的說法，就是“大女主”。這部小說從朱古力的溫州家庭背景，和在杭州上大學時的初戀寫起，一直寫到為了尋找突然失蹤的初戀情人而遠走巴黎，再為了身份輾轉到義大利米蘭打工學習，後來因為遇到韓國好友“四人幫”，進而跟從他們進入“時尚買手”這個行業，在米蘭時尚圈創業，並且為中國和米蘭的時尚行業穿針引線，修路搭橋的經歷。其中女主人公朱古力經歷了多段愛情，逐漸成長為堅強的獨立女性，小說詳細敘述了一個非常勵志的“女性成長”故事。

難得的是，小說在重筆著墨描寫朱古力的故事和心理活動的同時，也用了大量筆墨描寫九十年代初期從中國到歐洲的華人移民的人生百態。從車衣廠小老闆到唐人街“蛇頭”，從豪門寡婦到交易婚姻，從中餐館到斯卡拉歌劇院，各種離奇但是真實的場景和故事，甚至是米蘭到紐約的時尚圈內各種大小新聞事件、風雲人物，尤其是對各種風格各自精彩的眾多中外事業女性的描寫，使得這部小說的立意和佈局都遠超出了一般網文小說“大女主”一路開掛，升級打怪的套路，而是把小人物的命運放入了一個真實的大時代背景下。讓人真切地感受到，經過大浪淘沙才能練出金子，吃過苦流過淚摔過跤，方能堅強成長的硬道理。就好比經典作品“亂世佳人”，你不能說這是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或者是大女主故事，它是一個大時代的縮影。

回到悉尼。作為一個悉尼人，我對米蘭的時尚很是嚮往，我一直覺得義大利的時尚雜誌“窩瓜”是全球最具創意、最有表現力的雜誌，米蘭的設計展也是全世界設計師的朝聖之地。我相信朱劍冰的長篇小說《時尚之歌》如果能搬上螢幕，一定能帶給國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加上現在國內的職業劇、女性劇雖多，但是能夠聚焦“米蘭時尚買手”這個題材的劇，還沒有過對吧？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它都是一部可以影視化的絕佳作品。如果有人慧眼識珠，把它拍成電視劇，我想作者朱劍冰至少可以做這部劇的時尚總監吧，那麼我這個時尚愛好者，也會為她由衷高興的。

莞爾。

千波

## 星塵四疊

江雅君的先生David Wassell，一位平凡而偉大的電梯工程師，為社會創造財富一輩子，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從容不迫地走完人生，他想的是讓天下更多病人，得益于他的捐贈遺體給UNSW醫科大學做研究，可歌可泣。特撰寫《星塵四疊》，僅此表達遲來的敬意與追思！

1.《滿庭芳·聖喬治航船俱樂部追思》  
鐵船垂旗，穹廬噙淚，燭花搖碎波聲。水晶框裡，笑貌尚盈盈。猶記電梯專利，悉尼塔、虹陳攀

行。更留得，綠鸚鵡影，振翅向青冥。

人間真俠者，焚身以火，照夜如星。縱多瑙河煙，梵古館燈，都作醫樓藥管，八晝夜、生死叮嚀。看今日，千帆齊暗，白浪禮鯨靈。

2.《鷓鴣天·遺體捐獻之抉》

拔管原知去不還，偏將殘燭對刀鐮。六周血透床前月，八日魂銷掌上煙。

分海水，裂鋼纜，電梯井裡別離難。今朝捐作醫門柳，來歲春生患者間。

3.《水調歌頭·工程師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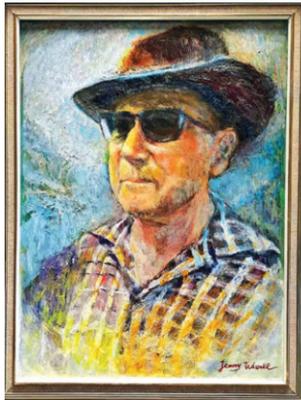
奧克蘭冰雪，熔作悉尼鹽。卅年升降機井，防火鎖危簷。畫架邊調顏料，遺產會驅車影，雙槳破深藍。忽報血成識，星墜聖喬治灣。

多瑙曲，梵古色，尚縈盤。上帝吝嗇，偏許八日話纏綿。已慣人間起降，更向天堂鋪軌，銀漢接光纜。雅君丹青筆，夜夜畫君顏。

4.《風入松·綠鸚鵡之誓》

水晶相框貯春風，爵士樂朦朧。君曾戴過的牛仔帽，沾著些、塔頂霞蹤。縱使焚成星火，不教凝作霜松。

花園每日綠毛翁，啼破曉光濃。今朝忽向蒼穹去，剩畫布、猶頭青蔥。明日雅君調色，還描並翅雲中。



江雅君肖像油畫《David》

武止戈

## 許我一片星空

郭志宏

許我一片星空 來世  
或明 太遠  
或暗 今生  
或近 太難  
或遠 薄霧繚繞處  
只要繁星點點 看不清你的臉  
穿過星空我的眼 兩份悸動一份柔軟  
讀你千遍萬遍 伴我入眠

## 珠穆朗瑪 行邁

一  
冰雪作皮膚  
雲霧作面纱  
我的神女峰  
珠穆朗瑪  
你頂住天空  
好比先祖女媧  
你震懾大地  
傲視千川萬崖  
不同膚色的人們  
崇拜你的靈秀與高大  
冷峻只是你過眼的外表  
陽光讓你的笑容綻開如花

二  
寒風作披肩  
星空作天涯  
我的神女峰  
珠穆朗瑪  
你召喚勇士  
挑戰奮鬥極限  
你埋葬鐵骨  
頌揚精神昇華  
文明歷史的記載  
只有你對懦夫的叱吒  
傲慢只是你神秘的形象  
拼搏把你鐵石的心胸融化

## 自然與生命

哲嘉

你見或不見  
我在花飛苔覆的山梁  
看芽破春泥，瓣碾秋霜  
生死是枯榮相纏的常

你來或不來  
我在潮平鷗泊的水央  
候風梳柳鬢，雨打蓮房  
悲喜是魂牽一念的燙

你解或不解  
我在雲聚墨凝的西廊  
任筆凝紛爭，字淡炎涼  
是非是業力流轉的霜

你觀或不觀  
我在星垂月透的穹蒼  
伴露濡苔跡，風拂松章  
萬變是諸神戲耍的場

你愛或不愛  
我是穿雲破霧的霞光  
看草枯舊壘，燕啄新行  
光明是生命仰望的鄉

三  
堅石作骨骼  
陡壁作面頰  
我的神女峰  
珠穆朗瑪  
似鐵臂銅牆  
斷絕強盜夢想  
如母親挺胸  
身護兒女人家  
民族記憶在歌頌  
你對這片大陸的牽掛  
善良是你對博愛的回敬  
彰顯却是邪惡對你的懼怕

## 看見彩虹

家裡種了三、四十盆綠植，平時都是妻子在照管。隔一段時間，她就會搗騰一番。澆水、剪枝、分盆，有時還噴一些殺蟲劑。這些綠植既長得茂盛，就將客廳、臥室，尤其是室內花園（Winter Garden），點綴得生趣盎然。

論到種花植樹，在我們家，其實沒有人能及父親。父親一生有兩樣愛好，一是飲酒，一是種植。

他日常的飲食習慣，永遠是先上酒，後上飯。從我記事起，直到他晚年，都是如此（可能只在文革被批鬥時期有所例外）。他飲酒卻不醉酒，也從未因酒失禮。

他的閒暇時間，幾乎都用在搗騰花土上。把花盆裡的泥土倒出來晾曬（盆裡的種植先擱置一旁），完了再裝回去，澆上水。那盆裡的植物，似乎也十分受用這種待遇，生長起來枝挺葉茂，花香四溢。父親在房前屋後，種過龍眼樹、無花果樹、芭樂樹、聖誕花樹、桉樹等等。小時候吃過父親種的無花果，後來就再沒嘗過更甜的。父親種的瓠，產量甚豐，到收成季節，就讓我們分送去親戚家。我由此知道，父親折騰這些事，純粹為了愛好，絲毫沒有圖利的心思。最難忘是夜來香，種在家門口，晚風吹來，香氣撲鼻。以至多年之後，無論在何處，一聞到那香味，總讓人想起從前的街巷。

那街巷裡有父親的身影。當新政取代舊政時，我們家剛搬進這條街巷。新居是一幢新建的磚木石建築，是父親和叔公合建的住宅。那時正好母親生五哥，故此五哥的名字叫「建生」（沒有按族譜上的「

鴻」字輩取名）。大門進去後，右邊歸父親，左邊歸叔公。宅院各有前苑、樓上樓下大廳和八間臥房，前後另有偏舍和廚房。新政建立後，第一件大事是土地改革。我們家族中，有被評為地主的，有被評為富農的。父親是富三代，毫無經營意識，早已家道中落，名下的田產，只夠評上小土地，以前年年租給別人種，這時乾脆送給政府。在統戰政策下，父親算是可以團結的民主人士。憑藉他在鄉人中的聲望，由他前往香港籌款，能為家鄉的中學、小學、醫院建起大樓，購置救護車等等。在他風采煥發的年月，時常到省裡市裡，參加一些委員代表什麼的大會。他對我們兄弟姐妹最響亮的囑咐是「留在國內，建設祖國」。但這一切在大革命運動來臨時都戛然而止。我想我最應該感謝的是，父親在他的至暗時刻，沒有尋求自我了結，因此在他獲得平反之後，還能帶我們踏過羅湖橋，走一條新路。

那一年，父親已經年近七旬。四十年前曾經光臨的地方，對他來說，已不再有多大意義。他之所以要走出來，是為給兒女，留下一個祝福。

父親的最後年月過得豐富而快樂，他和約伯一樣，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他也為我信耶穌且受洗而感到高興。我常常想父親的晚年要是在澳洲度過該有多好！這裡有足夠大的地方讓他搗騰花盆，栽種他喜歡的花草樹木。

幾天前的黃昏，妻子和我一起，到河濱散步。剛下到水邊，看見隔岸彩虹初現，我們不約而同地驚呼：「有彩虹。」轉瞬之間，眼前的彩虹越發清晰、完整、明亮。我們都知道，這是上帝與我們立約的記號。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祂的恩典無處不在！祂要賜福給我們，由父及子，直到千代！

楊鴻鈞